

守护绿色遗产

——大型系列报道

古树群

树种:青杨 旱柳 柏树 青海云杉
紫果云杉 川西云杉 白桦等
树龄:一百年至一千年不等
树高:三米至三四十米不等

胸围:一米至六七米不等
保护等级:一二三级不等
位置: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巴塘
乡树王谷、相古村,白扎林场等地

弥足珍贵活化石

本报记者 朱青芬



本报记者 朱青芬 摄

在许多人的认知里,一说起青海的果洛玉树黄南高海拔牧区,除了高山草原草甸湿地,少有人会觉得在这些地区能看到满目苍翠的树木。

这次玉树采访行,也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给了我们不少惊喜:那些历经百年、二百年、三百年甚至千年的一株株杨树、柳树、云杉、柏树,宛如神祇肃立在三四千米的高山上,守护在两山相对的峡谷里,挺拔在平缓广阔的河岸边,无论高原粗粝的寒风如何抽打,高原干旱的季节如何难熬,硬是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节奏,在无情的岁月里找到了如何坚强活下去的答案,也给了我们一次次的喜出望外和震撼。

初次给我们惊喜的是玉树市巴塘乡相古寺附近及对面的旱柳古树群。这群路边的古树很是吸睛,一下车我们就看到了,粗壮的树身,别致的造型,这边两棵,那边三棵,零零散散,却很有气势,挂的保护牌上显示的树龄多为333年、260年。有一棵旱柳宛如一张巨弓绷在地面上,两主干歪歪扭扭两边分开,弓尾又有一稍细主枝冲天而上,远远望去整棵树像一头

奔跑的神鹿;还有一棵树身低伏,两粗大主干似一对巨翅旁逸斜出,酷似大鹏展翅……

《庄子·山木》云:“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,人以无为而成其有为。”这些几百年的旱柳因个个歪七扭八才得以逃脱世人刀斧砍伐,历经百年风雨,依然生机盎然。

离开相古村前往树王谷的一段山路甚是崎岖险峻,仅一车能通行的狭窄小路右侧是不时有危石滚落的巍峨石山,左侧是视之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沟峡谷,深红色的通天河咆哮流淌,陪同我们的相古村原社长尕尕指着河对面的山说:对面就是四川石渠县,通天河再往下流汇入巴塘河后就叫金沙江了。

顺着小路再往谷底拐入一条平时村民放牧牛羊的山间小道,开开合合路过四五个木栅栏后,终于看到一个棕黑色小标牌上有很醒目的“树王谷”仨字,以为到目的地了。显然我们高兴过早了,车又下行了一段,停在半山腰,下车便听见哗哗哗巨大水流声,一条水量不小的小溪瀑布般悬挂眼前,对面坡地上一片葱茏,正是我们要造访的古树群。

踩着一根树干抓着铁丝网心惊胆颤跨过溪流,才算真正到达目的地。沿着坡地十几棵粗壮青杨错落分布,其中一棵青杨树形酷似北京密云著名的“九搂十八杈”古柏,目测主干需六七人伸臂合围才能抱拢,尕尕说,这棵就是我们的千年树王。

这些古青杨树形态各异,有的枝干紧挨着地向前探出,似在欢迎你的到来;有的主干伸向峡谷有意架起一座空中桥梁;有的主干四面散射宛如一朵巨大的莲花;有一棵临近悬崖,枝干凌虚蹈空,如要和脚下通天河对话;还有一棵青杨和一棵侧柏相依相伴枝叶纠缠,青褐色树身、苍翠侧柏叶、地面黄花碧草、红色通天河水作背景板,映入眼帘,分外好看。

7月16日一大早,天公不作美,连绵阴雨中,我们前往白扎林场,在林场场长扎生的带领下,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翻山,不一会身上裤腿都淋湿了,鞋里灌满了雨水露水,随着走路咕叽咕叽发声,但看到一棵棵高大笔直的云杉,尤其看到许多目测树龄超过四五百年

的价值,不虚此行。

已在此地守护了22年的场长扎生说起林场古树如数家珍:白扎林场总面积约7.5万公顷,多云杉、柏树、桦树,本来松树也挺多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砍伐殆尽;现存林木中百年以上的不计其数,根本没办法统计,三百年以上的也很多,千年以上的有两棵。问他何以认定树龄?

依据?他指着身旁一棵不到一米的柏树、伸出食指比划:这不到三分之一指头长出的新绿是今年的,这里树长得慢,这些小树一年最多只能长半截手指头长。远处那些长到五十米的云杉,几百年岁数,有!

在翻山越岭寻找两棵千年柏树的路上,我们看到了许多几百年以上的青海云杉、紫果云杉、柏树,尤其那挂在枝头深紫色的杉果,远看像一个个小茄子,十分喜人;而那些三四十米高的青海云杉,正因“藏在深山人未识”才逃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砍伐的命运,直木遭取用,要不早被盖房打家具了,这可能也是林场许多歪七扭八的柏树得以生存至今的原因。